

昔在、今在之合一者聖神

評《五旬節與聖神》

劉維詰¹

本文評介：Raymond E. Brown, SS.著，活水編譯小組編譯，《五旬節與聖神：復活期讀宗徒大事錄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0年3月初版）。

前言：第三個千年的轉折

綜觀基督信仰的歷史，第一個千年，教會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基督論之諸多問題上，故是為基督論的時代；第二個千年，教會紛爭之肇端牽涉教會體制之不同理解，故可稱為是教會論的時代；當今時值第三個千年，教會發展之軸線及動力，又是什麼呢？這就得由基督信仰第二個千年的末葉說起了。

基督信仰第二個千年的末葉，是個覺醒的時期。在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基督新教與正教會，因著傳教工作的經驗，以及彼此的相遇，對於教會分裂的境況產生了反省及覺悟。具體而言，如果教會不改變造成過去分裂的種種態度、不修補及改善分裂的現況的話，那麼普世基督徒在宣道的事工上，必定

¹ 本文作者：劉維詰，方濟會中華之后會省暫願修士，現就讀於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系二年級。

是事倍功半的。畢竟，一種分裂的基督信仰，實難以取信於人！

一百年來，基督徒在合一運動上有了相當之進展。1961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第三次 WCC 大會，達到了史上的高峰；羅馬天主教會雖未參與 WCC，但對於合一運動的實行，亦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，走向了制度化的里程碑，且與 WCC 有合作關係。2006 年於韓國發出的〈因信稱義聯合聲明〉（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, JDDJ），以及 2009 年《聖公會的結合》（*Anglicanorum Coetibus*）宗座憲章的發佈，皆是梵二後合一運動之具體成果。

在第二個千年的尾聲，基督徒逐漸走上合一之途，使衆信者合而爲一的，是聖神，是祂引導基督的普世教會進入第三個千年。基督宗教正走在合一的大趨勢上，然而，各宗派之間因某些教義上的分歧，在官方層級上，產生關係的疏遠，亦時有所聞；在日常而具體的地方信友的信仰實踐方面，屬於不同宗派的基督徒，彼此間不但不保證能夠一同祈禱、工作、敬拜及生活，且可能還有互相攻訐的情事發生。我們不禁要問，分裂的原因何在？合一的基礎又在哪裡？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廓清視野、掃除障礙的照明。

此外，與第二千年末葉合一運動的覺醒同時發生的，還有學術典範的轉移，其成果展現於梵二大公會議上。在與大公意識的覺醒共時發生的學術典範轉移之浪潮中，聖經研究的勃興是不可忽略之一環，而其本身亦是主要的推動力之一，且越發受到重視；聖經研究若能讓各宗派放下成見，歸返彼此間共同

的啓示源流，必能促進、深化合一運動，今就讓我們走上這條回歸本源之道！

一、五旬節與聖神

美籍聖經學者 Raymond E. Brown 所著 *A Once and Coming Spirit at Pentecost: Essays on the Liturgical Readings Between Easter and Pentecost*，中譯本名為《五旬節與聖神》，以教會禮儀年選經為段落參照基準，詮釋性地反思《宗徒大事錄》，並選擇性地參酌、對照《若望福音》。誠如 Brown 所言：「《宗徒大事錄》之作者指出了聖神在歷史中的外在工作，而《若望福音》則指出聖神在門徒們內心之工作」²。

禮儀非但不能脫離生活，反而是要聖化生活，使信者能夠生活於信仰的奧蹟中，進而推動生活，在一次次與天主相遇合的契機中，更徹底地活出福音。《五旬節與聖神》一書，並非單純的解經著作、詮釋學作品，更是站在禮儀生活的第一張餐桌上，以解經及詮釋，使聖言在信者的心中發生效力，從而在生活中開花結果。

自主的復活直到五旬節，教會禮儀年重溫的，是主復活、升天後，教會在聖神的引導下，持續維繫著與主基督的關係，並且建立起教會；教會的誕生，是這個時期慶祝的高峰。聖神在歷史中之工程，本是路加作品關心的重點所在，《五旬節與聖神》在其詮釋性反思中，亦凸顯了這一點；整部《宗徒大事

² 見《五旬節與聖神》，10 頁。

錄》的寫作，是以保祿及伯多祿的宣講事工為主軸，並以抵達羅馬爲其結束全書的高潮。然而，這條從耶路撒冷母教會通達羅馬的路，實在不是理所當然的，若沒有初期教會發展之諸關鍵性因素作爲基礎；或者，若缺乏歷史契機，及對於契機之回應，則這條主軸便恐遭其他命運。所幸，當聖神一步步在具體的歷史境況中，施展其熱力時，這一切的工程獲得了成全，「主軸」亦走到了其預定的終點。

《五旬節與聖神》捕捉並彰顯了《宗徒大事錄》中，耶路撒冷母教會之形成及發展之動力，且進一步表達爲理性化的信仰表述文字。《五旬節與聖神》亦貼合著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原先之鋪陳，即在基督按其所曾許下的，傾注了聖神後，伯多祿的宣講使民衆相信了耶穌被立爲默西亞，並且相信了宗徒們就是耶穌在世的代表。Brown 進一步指出了日後成爲信條真理的條件要素，而這些條件是在伯多祿之聽衆，在受聖神感動之後，透過伯多祿的口說出來的；當衆人異口同聲地問：「諸位仁人弟兄！我們該作什麼？」伯多祿便明確指出了特定的條件，並做出了許諾，說：「你們悔改罷！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，好赦免你們的罪過，並領受聖神的恩惠……」。按 Brown 的詮解，這四個條件分別是：

1. 悔改 (metanoein)，或更好說，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，並且有新的前瞻；
2. 受洗，以赦免罪過（以今日聖事論眼光來看，尚有透過伯多祿受洗以「加入」之意涵）；

3. 受洗是以耶穌基督的名號來受洗；
4. 領受那爲了你們而許下恩許的聖神，這個條件直接提及前述的許諾。

由上述四個條件，或更好說，因著伯多祿的話（宗二 38-39），耶路撒冷母教會有了理想化的表現（宗二 42-47）。在理想化的團體表現中，又展現有四大特徵，即宗二 42 所示，團聚（共融，即 *koinonia*）、擘餅、祈禱、聽取宗徒們的教導。分述如下：

- **共融**：可說是理想化團體表現之核心精神要素；衆人齊集一處，財物共享，成群往聖殿祈禱，且共同生活，是「共融」的圖像；
- **祈禱**：作爲一種「共融」的表現形式，亦加強顯示出「共融」在物質生活之外的，在團體中與天主心神相繫的層面；
- **擘餅**：則顯示出母教會對於臨到自己身上的天主救恩之體認，透過“Anamnesis / Zikkaron”，聖死及復活的主臨現於當下，位際性與團體每一份子產生共融，在此天人之際的教會，名副其實地是末世性的團體，此共融是一切共融之基礎；
- **宗徒的教導**：除顯示宗徒已然產生了權威之外，尚需注意的是耶穌的教導，已被宗徒們擴大，好能應用到具體的實況中；而所謂的「第二套經典」，便是在宗徒教導的逐步文字化過程中，在聖神的默感下形成的。

以伯多祿爲首的宗徒，除了確保信仰的純正之外，維繫大公教會之共融亦是其使命，無論是團體之內部組織，或是不同

團體間之合一。十二宗徒的獨特角色，該是為新以色列子民的整體利益著想，不會在爭執中偏向任何一邊。在公議會默許耶穌之道流傳約二十年後，教會面對了一個內部問題，即兩大支團（希伯來猶太基督徒、希臘化猶太基督徒）在共享財物上起了衝突（這亦可視為是耶路撒冷母教會日益多元化的必然後果）。Brown 指出，在新約中沒有其他地方，比在這裡更清楚地讓我們看到十二宗徒的獨特角色了³：因耶路撒冷母教會接受了宗徒們的決定，使得教會真正地走向多元化。

聖神在歷史中的工程，從《宗徒大事錄》看來，是先使教會內部有了基本的形塑及建立；再來是在微妙的歷史契機中，推動並促使教會之對外福傳，七位執事的選立便是絕佳例證，教會藉此保住了與希臘化基督徒之間的共融。但，與猶太當局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因而遭破壞，斯德望的事件正是最典型的例子。然而，這危機同時亦是轉機，教會開始走出耶路撒冷，向外傳揚主的真道；這一批往外傳揚的勇兵，正是希臘化猶太基督徒，而他們與耶路撒冷母教會亦仍保持著共融，但在這共融當中，其實是容許有差異存在的，無論是使命上的，或信仰生活實踐上的，或信仰理解上的差異；共融中有差異，在差異中仍保持共融，這是對「合一」的嶄新理解。

解決了內在危機後，引發了初步小範圍的向外福傳；然而日後大規模地向外邦人福傳，又再產生了內部的危機。斯德望

³ 同前引書，67-68 頁。

的血，促成了掃祿的皈依，而以斯德望殉道為關鍵轉折的教會發展，亦為日後保祿的福傳，提供了必要具備的條件；透過保祿，教會的福傳領域遠遠超出了北以色列撒瑪黎雅，到了小亞細亞、馬其頓及阿哈雅，乃至到了羅馬。

伯多祿自身在約培及凱撒勒雅的经验，已為向外邦人宣道的事工，打開了一扇門；耶路撒冷母教會對於巴爾納伯的派遣，亦顯示出對於向外邦人傳道的贊同；但這事必會面臨到堅守猶太法律的基督徒（尤其是信教的法利塞黨人）的反彈。在保祿第一次的福傳旅程後，「不行割損能不能得救？」的問題，已經到了非面對不可的地步了。在全教會首度的「耶路撒冷大公會議」中，雅各伯的一番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；他以保守派希伯來基督徒的立場出發，以「梅瑟法律是准許未受割損的外邦人住在天主子民之中」的理由來主持局面，此後，也沒有人再推翻。

至此，教會對於「合一」，以及「在共融中包容差異，在差異中仍能有合一」的理念，有了更深刻及完整的體認。在內部的重大危機解除之後，緊接而來的，便是更長遠的福傳旅程……。至此，福傳的主軸，便因聖神之助佑，達到了其指定的終點。

二、五旬節聖神之昔在、今在

從《五旬節與聖神》對於《宗徒大事錄》之解經，及詮釋性反思當中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全教會在第二個千年末葉所發生的大公意識之覺醒，其實遠在宗徒時代便已經發響。如果說聖

神是真理的保障，那麼可說，大公意識覺醒在啓示源流之背景下所顯示出的符應，便能確證其為聖神所推動。昔日在宗徒時代，形塑教會的成形，維繫衆人之心神合一，啓發智慧使將危機轉化為轉機，並維護普世大公性於不輟之聖神，今日亦運作在我們當中。而事實上，這便是原書名主標 *A Once and Coming Spirit at Pentecost* 之意。

聖神給予初生之耶路撒冷母教會之帶領、默感及啓迪，在今日仍為借鑒。觀看教會從零開始的動態歷程，有助於我們以「減去法」來思考，即剃去阻礙及絆腳石，以便廓清視野、照明整體。信仰生活真正的要素何在？不是在於教義⁴，不是在於組織架構⁵，而是要從母教會初生之動態歷程去把握，在這歷程中，宗徒與民衆一同，在因共同信仰而有的共融中，領受聖神之啓迪，由聖神帶領，而對於信仰之真理，對於教會在世界中的角色，有了更深刻的領悟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重申一種「基本要義」⁶之眼光及主張，以取代對於「基要派真理」的強調。基本要義得從基督信仰之形成，從母教會的誕生之動態歷程去把握之，而不是從人對於基

⁴ 這不是說教義不重要；在此是在動態發生之優先性上思考，教義往往是在教會穩定之後，才逐漸地系統化而成的。

⁵ 即社會性向度。

⁶ 「基本要義」一詞，指的是公教信仰的基本構成因素、核心及本原。

「基本要義」不同於基本教義派之信條；與其強調信仰的公式，「基本要義」強調的更是「公教性」。「基本要義」一詞之意義及用字拿捏，乃參酌了《神學辭典》之「基本教義派」詞條。

督信仰教條、義理的某種詮釋意見上去堅持，因為基督信仰絕非純理性思辨型的宗教（典型的例子即佛家），亦非純經典型宗教（典型的例子即伊斯蘭信仰），而是一種向上（與啓示者）以及平行（與接受啓示者兩方）皆保持共融的宗教；一旦脫離了動態歷程之脈絡，而只強調某幾些片面的見解，且將之視為絕對時，便會限於極端。而這，當然是因為脫離了動態歷程脈絡，與聖神之歷史性工程切斷關係之故；當向上之共融有了破損，橫向的共融便也產生阻礙，分裂於焉發生。

三、回歸本源之道

在主的聖寵、聖神的光照下，考驗和辨明一切的教會訓導權，亦是在此動態歷程中，與民衆一同生活的。信仰生活真正的要素何在？不正是促使民衆敬畏天主，常能保持一顆嶄新的心，常在生活中與生活的天主相遇，常在禮儀生活中汲取屬神的養分，並且與教會其他肢體聯合，力促基督王權的圓滿實現嗎？只要忠實地服膺於在歷史中帶領我們的聖神，這一切便獲得了保障。

《五旬節與聖神》為我們揭櫫了回歸本源之道；基於回歸啓示源流之旨趣，我們重新回到聖經，汲取 Brown 對《宗徒大事錄》之詮釋性反思；如此，我們從中捕捉到了使母教會形成並發展之動力因素，該動力因素不但能確保教會信仰之純正，更能維繫其「共融」的本色。更重要的是，聖神過去如何使母教會興起，使教會誕生、茁壯、存立於世，今日亦同樣能在我

們當中發生效力。爲此，依據 Brown 之經典解析，我們能夠有以下的總結性反省：

1. 歸主的核心，得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，因耶穌基督之名受洗，並領受聖神。
2. 共融、擘餅、祈禱、聽宗徒的教導，是基督徒社群生活的基本構成部分。
3. 延續耶穌基督在世的事工，是我們對世界的使命。
4. 教會的行政制度，並非絕對不可變更的，因那是按實際需要應運而生，並非出自主的命令。然而，維持宗徒的獨特地位亦是重要的，這並非是執迷於其地位之崇高，而是在於其大公無私，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應有作風，能有益於全體天主子民的利益。
5. 若爲追求整齊劃一，恐怕會破壞了真正的合一，這乃是因爲差異未受尊重之故；而任何的不尊重，以及強行加諸己方意見於他人身上的作風，都是破壞共融的殺手。
6. 差異往往來自不同的語言、生活、文化背景，這反映不同的思考模式及理解方式；而我們不能以他人的心智來了悟啓示的奧秘。故此，若不容許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，在同一個大團體當中存立，是在扼殺他人的信仰權利。
7. 接納「外邦」的人、事、物，不但豐富了自身的發展，且往往帶來新的契機，而聖神樂於從中做工。

8. 解決了有損於共融的危機之後，教會往往會有一番新的發展；解決危機之智慧，就在維繫共融的努力裡頭。
9. 基督信仰實可稱為「共融」的宗教；職是之故，「共融」是檢證信條真理是否為真的準繩。
10. 「耶穌的心神」，即聖神，乃合一之神，亦是真理之神。祂為耶穌的在世工程，保存、延續及發揚；亦為宗徒傳承維持了「共融」。